

中国古代典籍珍藏文库

史籍大系

史

记

文
白
对
照
全
译

华
龄
出
版
社

K204-2

78/3

中国古代典籍珍藏文库·古典史籍大系

文白对照全译史记

司马迁 著
徐 明 译

第三册

华龄出版社

吴太伯世家第一

(卷 31)

1. 吴太伯，太伯弟仲雍，皆周太王之子，而王季历之兄也。季历贤，而有圣子昌^①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^②，于是太伯、仲雍二人乃奔荆蛮^③，文身断发^④，示不可用，以避季历^⑤。季历果立，是为王季，而昌为文王。太伯之奔荆蛮，自号句吴^⑥。荆蛮义之，从而归之千余家^⑦，立为吴太伯。

①圣：道德智慧很高。 ②及：至。 ③荆蛮：上古中原人泛称荆地之民为“荆蛮”。 ④文：同“纹”。文身断发，是古代吴越地区少数民族的习惯，即身上刺上花纹，头发剪短不束冠。 ⑤避：避让。 ⑥句吴：又称“勾吴”。即吴国 ⑦归：归附。

2. 太伯卒^①，无子，弟仲雍立，是为吴仲雍。仲雍卒，子季简立。季简卒，子叔达立。叔达卒，子周章立。是时周武王克殷^②，求太伯、仲雍之后，得周章。周章已君吴^③，因而封之。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，是为虞仲，列为诸侯。

①卒：死。 ②克：战胜。 ③君吴：做吴国国君。

3. 周章卒，子熊遂立。熊遂卒，子柯相立。柯相卒，子强鸠夷立。强鸠夷卒，子余桥疑吾立。余桥疑吾卒，子柯卢立。柯卢卒，子周繇立。周繇卒，子屈羽立。屈羽卒，子夷吾立。夷吾卒，子禽处立。禽处卒，子转立。转卒，子颇高立。颇高卒，子句卑

立。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，以开晋代虢也^①。句卑卒，子去齐立。去齐卒，子寿梦立。寿梦立而吴始益大，称王。

①开晋：拓展晋国疆土。

4. 自太伯作吴^①，五世而武王克殷^②，封其后为二：其一虞，在中国^③；其一吴，在夷蛮^④。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。中国之虞灭二世^⑤，而夷蛮之吴兴。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^⑥。

①作：创立。 ②世：代。 ③中国：中原一带。 ④夷蛮：古代泛指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。 ⑤二世：两代。 ⑥大凡：共计。

5. 王寿梦二年，梦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^①，自晋使吴^②，教吴用兵乘车，令其子为吴行人^③，吴于是始通于中国。吴伐楚。十六年，楚共王伐吴，至衡山。

①亡：逃亡。 奔：逃跑。 ②使：出使。 ③其子：即狐庸。

6. 二十五年，王寿梦卒。寿梦有子四人，长曰诸樊，次曰余祭，次曰余昧，次曰季札。季札贤，而寿梦欲立之，季札让不可，于是乃立长子诸樊，摄行事当国^①。

①摄：总持。 当国：执政。

7. 王诸樊元年，诸樊已除丧^①，让位季札。季札谢曰^②：“曹宣公之卒也，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，将立子臧，子臧去之，以成曹君^③，君子曰‘能守节矣’。君义嗣^④，谁敢干君^⑤！有国^⑥，非吾节也。札虽不材，愿附于子臧之义^⑦。”吴人固立季札^⑧，季札弃其室而耕^⑨，乃舍之。秋，吴伐楚，楚败我师。四年，晋平公初立。

①除丧：指服丧期已满。 ②谢：推辞。 ③成：成全。 ④义嗣：符合礼义的继承人。 ⑤干：触犯。 ⑥有国：据有国家，

意指当国君。 ⑦附于：追附。 ⑧固：坚持。 ⑨室：家室财产。

8. 十三年，王诸樊卒。有命授弟余祭^①。欲传以次^②，必致国于季札而止，以称先王寿梦之意，且嘉季札之义，兄弟皆欲致国，令以渐至焉。季札封于延陵，故号曰延陵季子。

①本句意为：诸樊留下遗命把王位传给其弟余祭。 ②传以次：按兄弟排行次序传国。

9. 王余祭三年，齐相庆封有罪，自齐来奔吴。吴予庆封朱方之县，以为奉邑^①，以女妻之，富在于齐。

①奉邑：以收取租税作为俸禄的封地。奉，同“俸”。

10. 四年，吴使季札聘于鲁^①，请观周乐^②。为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^③。曰：“美哉，始基之矣^④，犹未也^⑤。然勤而不怨^⑥。”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^⑦。曰：“美哉，渊乎^⑧，忧而不因者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《卫风》乎？”歌《王》^⑨。曰：“美哉，思而不惧，其周之东乎？”歌《郑》^⑩。曰：“其细已甚^⑪，民不堪也^⑫，是其先亡乎？”歌《齐》^⑬。曰：“美哉，泱泱乎大风也哉^⑭。表东海者^⑮，其太公乎？国未可量也。”歌《豳》^⑯。曰：“美哉，荡荡乎^⑰，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？”歌《秦》^⑱。曰：“此之谓夏声^⑲。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？”歌《魏》^⑳。曰：“美哉，汾汾乎^㉑，大而宽^㉒，俭而易^㉓，行以德辅，此则盟主也^㉔。”歌《唐》^㉕。曰：“思深哉，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？不然，何忧之远也？非令德之后，谁能若是！”歌《陈》^㉖。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？”自《郕》以下^㉗，无讥焉^㉘。歌《小雅》^㉙。曰：“美哉，思而不貳^㉚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？犹有先王之遗民也^㉛。”歌《大雅》。曰：“广哉^㉜，熙熙乎^㉝，曲而有直体^㉞，其文王之德乎？”歌《颂》^㉟。曰：“至矣哉，直而不倨，曲而不诎^㊱，近而不偪^㊲，远而

不携^④，迁而不淫^⑤，复而不厌，哀而不愁，乐而不荒^⑥，用而不匮^⑦，广而不宣，施而不费，取而不贪^⑧，处而不底^⑨，行而不流^⑩。五声和^⑪，八风平^⑫，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。”见舞《象箭》、《南籥》者^⑬，曰：“美哉，犹有感^⑭。”见舞《大武》^⑮，曰：“美哉，周之盛也其若此乎？”见舞《韶濩》者^⑯，曰：“圣人之弘也^⑰，犹有惭德^⑱，圣人之难也！”见舞《大夏》^⑲，曰：“美哉，勤而不德^⑳！非禹其谁能及之？”见舞《招箭》^㉑，曰：“德至矣哉，大矣，如天之无不焘也^㉒，如地之无不载也，虽甚盛德，无以加矣。观止矣，若有他乐，吾不敢观。”

①聘：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。 ②周乐：周王朝的音乐。 ③《周南》：从周南地区采集来的民歌乐调。 《召南》：从召南地区采集来的地方乐调。 ④基：奠定基础。 ⑤未：指王业还未成功。 ⑥勤：勤劳。 怨：怨恨。 ⑦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：指自邶、鄘、卫三国采集的乐歌。 ⑧渊：深厚。 ⑨《王》：从王地采集的地方乐调。 ⑩本句意为这是周王室东迁洛邑以后的乐曲吧？ ⑪《郑》：从郑国采集的地方乐调。 ⑫细：细琐。 ⑬本句意为：《郑风》音乐细弱，反映了郑国政令苛细烦琐，人民难以忍受。 ⑭《齐》：从齐国采集的地方乐调。 ⑮泱泱：深远弘大。 ⑯表：象征。 ⑰《豳》：从豳地采集的地方乐调。 ⑱荡荡：坦荡宽弘。 ⑲周公之东：指周公东征。 ⑳《秦》：从秦国采集的地方乐调。 ㉑夏声：西方之声。即西周旧都之声。 ㉒《魏》：从魏国采集的乐歌。 ㉓飒飒：宛转抑扬。 ㉔宽：柔美。 ㉕俭：简约。 ㉖盟：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作“明”，是。 ㉗《唐》：从唐国采集的地方乐调。 ㉘《陈》：从陈国采集的地方乐调。 ㉙《郅》：从郅国采集的地方乐调。 ㉚讥：评论。 ㉛《小雅》：雅乐是周王朝的正统音乐。 ㉜貳：背叛。 ㉝先王：指周朝初期文、武、成、康等王。 ㉞广：音乐宽宏。 ㉟熙熙：和谐安乐。 ㊱曲而有直体：旋律虽然曲折柔缓，基调却刚健强劲。 ㊲《颂》：宗庙祭祀乐歌。 ㊳讙：曲折。 ㊴近：指节奏紧密。

偏：通“逼”，迫使。④①远：指节奏疏缓。携：分离。④②迁：变化。④③荒：放纵。④④用而不匮：指《颂》乐如圣人之才，智慧虽用而不匮乏。④⑤施而不费，取而不贪：指《颂》乐如同圣人之理民，施惠于民而不显耗费，征取于民而不过分贪婪。④⑥处：音乐暂时停止。底：停滞。④⑦流：泛滥无归。④⑧五声：古代音乐的五个基本音阶：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④⑨八风：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八音。④⑩《象箭》、《南箫（yuè）》：皆为乐舞名，相传二者都是歌颂周文王的。④⑪感：同“憾”。④⑫《大武》：武王之乐舞，相传是周公所作。④⑬《韶护》：亦作《韶濩（hù）》、《大濩》，相传为商汤之乐舞。④⑭弘：弘大。④⑮惭德：行事有缺点而内心自愧。④⑯《大夏》：相传为禹之乐舞名。④⑰不德：不自以为有德于民。④⑱《招（sháo）箭》：又作《韶萧》、《大韶》，舜之乐舞名。④⑲焘：覆盖。

11. 去鲁，遂使齐。说晏平仲曰：“子速纲邑与政^①。无邑无政，乃免于难。齐国之政将有所归；未得所归，难未息也。”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，是以免于栾、高之难^②。

①纳：交出。邑：封邑。政：政事职务。②栾、高之难：齐景公十四年，齐国大夫栾施、高强互相进攻。

12. 去齐，使于郑。见子产，如旧交。谓子产曰：“郑之执政侈^①，难将至矣，政必及子。子为政，慎以礼。不然，郑国将败。”去郑，适卫。说蘧瑗、史狗、史鳅、公子荆、公叔发、公子朝曰^②：“卫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”

①此处指郑国大夫伯有。侈：奢华放纵，盛气凌人。②说：劝说。

13. 自卫如晋，将舍于宿^①，闻钟声，曰：“异哉！吾闻之，辩而不德^②，必加于戮。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^③，犹惧不足，而又可

以畔乎^④？夫子之在此，犹燕之巢于幕也^⑤。君在殡而可以乐乎^⑥？”遂去之。文子闻之，终身不听琴瑟。

①宿：通“戚”，地名。 ②辩：通“办”，指有才干智略。

③夫子：古代对男子的尊称。此处指孙文子。 ④畔：通“般（pán）”，怡乐。 ⑤燕巢于幕：比喻处境十分危险。 ⑥殡：停柩待葬。

14. 适晋，说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，曰：“晋国其萃于三家乎^①！”将去，谓叔向曰：“吾子勉之^②！君侈而多良^③，大夫皆富，政将在三家。吾子直，必思自免于难。”

①萃：集中。 三家：指晋国赵、韩、魏三大夫之家族。

②吾子：对对方的敬爱之称。 ③良：良臣。

15. 季札之初使，北过徐君^①。徐君好季札剑，口弗敢言。季札心知之，为使上国^②，未献。还至徐，徐君已死，于是乃解其宝剑，系之徐君冢树而去^③。从者曰：“徐君已死，尚谁予乎？”季子曰：“不然。始吾心已许之，岂以死倍吾心哉！^④”

①过：造访。 ②上国：先秦时四夷之地称中原诸国为上国。

③冢树：坟上所植的树木。 ④倍：通“背”，违背。

16. 七年，楚公子围弑其王夹敖而代立^①，是为灵王。十年，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，以诛齐庆封。吴亦攻楚，取三邑而去。十一年，楚伐吴，至雩娄。十二年，楚复来伐，次于乾溪^②，楚师败走。

①弑：古称子杀父母、臣杀君为弑。 ②次：古时行军驻留某处两夜以上称为“次”。

17. 十七年，王余祭卒^①，弟余昧立。王余昧二年，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焉^②。

①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载此事：“吴人伐越，获俘焉，以为阍，使守舟。吴子余祭观舟，阍以刀杀之。”②弃疾：楚灵王弟，即位后为平王。

18. 四年，王余昧卒，欲授弟季札。季札让，逃去。于是吴人曰：“先王有命，兄卒弟代立，必致季子。季子今逃位，则王余昧后立。今卒，其子当代。”乃立王余昧之子僚为王。

19. 王僚二年，公子光伐楚，败而亡王舟。光惧，袭楚，复得王舟而还。

20. 五年，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，公子光客之。公子光者，王诸樊之子也。常以为“吾父兄弟四子，当传至季子，季子即不受国，光父先立。即不传季子，光当立”。阴纳贤士，欲以袭王僚。

21. 八年，吴使公子光伐楚，败楚师，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。因此伐，败陈、蔡之师。九年，公子光伐楚，拔居巢、钟离^①。初，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^②，二女家怒相灭，两国边邑长闻之，怒而相攻，灭吴之边邑。吴王怒，故遂伐楚，取两都而去^③。

①拔：攻克。②争桑：抢采桑叶。③两都：指上文所说之钟离、居巢。

22. 伍子胥之初奔吴，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^①。公子光曰：“胥之父兄为戮于楚^②，欲自报其仇耳。未见其利。”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^③。乃求勇士专诸，见之光。光喜，乃客伍子胥。子胥退而耕于野，以待专诸之事。

①说：劝说。②为戮：被杀。③他志：别的志向。此处指想夺吴国王位。

23. 十二年冬，楚平王卒。十三年春，吴欲因楚丧而伐之，使公子盖余、烛庸以兵围楚之六、濞。使季札于晋，以观诸侯之变。楚发兵绝吴兵后，吴兵不得还。于是吴公子光曰：“此时不可失也。”告专诸曰：“不索何获^①！我真王嗣^②，当立，吾欲求之。季子虽至，不吾废也。”专诸曰：“王僚可杀也。母老子弱，而两公子将兵攻楚^③，楚绝其路。方今吴外困于楚，而内空无骨鲠之臣^④，是无奈我何。”光曰：“我身，子之身也。”四月丙子^⑤，光伏甲士于窟室^⑥，而谒王僚饮。王僚使兵陈于道，自王宫至光之家，门阶户席^⑦，皆王僚之亲也，人夹持铍^⑧。公子光详为足疾^⑨，入于窟室，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^⑩。手匕首刺王僚，铍交于匈^⑪，遂弑王僚。公子光竟代立为王，是为吴王阖闾。阖闾乃以专诸子为卿。

①不索何获：是当时中原的一句成语，意为：不寻找就不会得到。②嗣：后代。③两公子：指盖余、烛庸，均为王僚同母弟。④骨鲠：忠诚正直。⑤丙子：即丙子日。古代以天干、地支相配记日。⑥窟室：地下室。⑦门阶户席：门，古代指院门。阶，堂前台阶。户，古代堂没有门，是敞开的。堂后面是室，户是室的门。席，古人没有椅子，地上铺席而坐。这里指从院门直到内室的位置。⑧铍（pī）：两面有刃的兵器。⑨详：通“佯”。⑩炙鱼：即烤全鱼。据《左传·昭公二十七年》载，当时往席上端食品的人要裸体在门外换上衣服，以示没有暗藏武器，才能进门。进门以后不能站立，只能膝行前进，执铍的士兵用兵刃在两旁触逼着他，才能把食品献到王僚手中。所以要在鱼中藏匕首才不会被发现。⑪匈：同“胸”。此指两旁士兵同时用铍刺入专诸胸膛。

24. 季子至，曰：“苟先君无废祀^①，民人无废主^②，社稷有奉，乃吾君也。吾敢谁犯乎？哀死事生，以待天命。非我生乱，立

者从之，先人之道也。”复命^③，哭僚墓，复位而待^④。吴公子烛庸、盖余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，闻公子光弑王僚自立，乃以其兵降楚，楚封之于舒。

①废祀：断绝祭祀。 ②废主：丧失君主。 ③复命：出使他国回来后向国君报告任务完成情况。这里是说季札是王僚派去晋国的，因此他到王僚坟上去向王僚复命。 ④指回到朝廷上自己的位置，等待新国君公子光的命令。

25. 王阖闾元年，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。楚诛伯州犁，其孙伯嚭亡奔吴，吴以为大夫。

26. 三年，吴王阖闾与子胥、伯嚭将兵伐楚，拔舒，杀吴亡将二公子^①。光谋欲入郢，将军孙武曰：“民劳，未可，待之。”四年，伐楚，取六与濞。五年，伐越，败之。六年，楚使子常、囊瓦伐吴。迎而击之，大败楚军于豫章，取楚之居巢而还。

①二公子：即盖余、烛庸。

27. 九年，吴王阖闾请伍子胥、孙武曰：“始子之言郢未可入，今果如何？”二子对曰：“楚将子常贪，而唐、蔡皆怨之。王必欲大伐，必得唐、蔡乃可。”阖闾从之，悉兴师，与唐、蔡西伐楚，至于汉水。楚亦发兵拒吴，夹水陈。吴王阖闾弟夫槩欲战，阖闾弗许。夫槩曰：“王已属臣兵^①，兵以利为上，尚何待焉？”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^②，楚兵大败，走。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。比至郢，五战，楚五败。楚昭王亡出郢，奔郢。郢公弟欲弑昭王，昭王与郢公奔随。而吴兵遂入郢。子胥、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。

①属：同“嘱”，委托，托付。 ②冒：干犯，此处指进攻敌人。

28. 十年春，越闻吴王之在郢，国空，乃伐吴。吴使别兵击

越。楚告急秦^①，秦遣兵救楚击吴，吴师败。阖闾弟夫槩见秦越交败吴^②，吴王留楚不去，夫槩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。阖闾闻之，乃引后归，攻夫槩。夫槩败奔楚。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，而封夫槩于堂溪，为堂溪氏。十一年，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，取番。楚恐而去郢徙都。

①上年楚昭王逃离郢都，使申包胥去秦求援，七日不食哭于秦廷，秦终于发兵。②交：俱。

29. 十五年，孔子相鲁。

30. 十九年夏，吴伐越，越王勾践迎击之槁李^①。越使死士挑战，三行造吴师，呼，自刭。吴师观之^②，越因伐吴，败之姑苏，伤吴王阖闾指，军却七里。吴王病伤而死。阖闾使立太子夫差，谓曰：“尔而忘勾践杀汝父乎？”对曰：“不敢^③！”三年，乃报越。

①勾践：通“勾”。②吴军对越人这种自杀式挑战很奇怪，所以看愣了神，疏于防备。③《左传·家公十四年》：“夫差使人立于庭，苟出入，必谓己曰：‘夫差！而忘越之杀而父乎？’则对曰：‘唯！不敢忘！’三年乃报越。”较合理。

31. 王夫差元年，以大夫伯嚭为太宰。习战射，常以报越为志。二年，吴王悉精兵以伐越^①，败之夫椒，报姑苏也。越王勾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，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^②，请委国为臣妾。吴王将许之，伍子胥谏曰：“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，灭夏兵帝相。帝相之妃后缙方娠，逃于有仍，而生少康^③。少康为有仍牧正。有过又欲杀少康，少康奔有虞^④。有虞思夏德，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，有田一成^⑤，有众一旅^⑥。后遂收夏众^⑦，抚其官职^⑧。使人诱之，遂灭有过氏，复禹之绩，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^⑨。今吴不如有过之强，而勾践大于少康。今不因此而灭之，又将宽之，不亦难乎！且勾践为人能辛苦，今不灭，后必悔之。”

吴王不听，听太宰嚭，卒许越平^⑩，与盟而罢兵去^⑪。

①越王闻夫差日夜练兵欲伐越，决定先发制人兴兵伐吴，大夫范蠡谏，不听。夫差闻之方才发兵击越。②因：通过。行成：诸侯国之间请求媾和。③有仍氏：古国名，乃后缙之娘家。④有虞氏：古国名，为舜之后代。⑤成：方圆十里。⑥旅：五百人为一旅。⑦收：聚集。⑧抚：修整。⑨旧物：过去的事物。指夏失国前的典章制度国土等。⑩卒：终于。平：两国讲和。⑪盟：举行歃血仪式，订立盟约。

32. 七年，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，新君弱^①，乃兴师北伐齐。子胥谏曰：“越王勾践食不重味^②，衣不重采^③，吊死问疾^④，且欲有所用其众。此人不死，必为吴患。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，而务齐，不亦谬乎！”吴王不听，遂北伐齐，败齐师于艾陵。至缙，召鲁哀公而征百牢^⑤。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嚭，乃得止。因留略地于齐、鲁之南。九年，为骆伐鲁，至，与鲁盟乃去。七年，因伐齐而归。十一年，复北伐齐。

①新君：指齐国新立之君晏孺子，名荼。②重味：二种以上菜肴。③重采：二种以上颜色。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的事迹可参见《越王勾践世家》。⑤牢：古代祭祀或宴会所用的牲畜，牛羊猪各一只为一牢。按规定，宴会用牢之数，天子为十二牢，上公九牢，侯、伯七牢，子、男五牢。夫差为子爵，理应只供五牢。而他强迫鲁哀公供百牢，显然是不符合礼教的。

33. 越王勾践率其众以朝吴，厚献遗之，吴王喜^①。唯子胥惧，曰：“是弃吴也。”谏曰：“越在腹心，今得志于齐，犹石田，无所用。且《盘庚之诰》有颠越勿遗^②，商之以兴。”吴王不听，使子胥于齐，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，还报吴王。吴王闻之，大怒，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^③。将死，曰：“树吾墓上以梓^④，令可为器^⑤。抉吾眼置之吴东门^⑥，以观越之灭吴也。”

①参见《伍子胥列传》。越人亦贿赂伯嚭以迷惑吴王。 ②《盘庚之诰》：即《尚书》中的《盘庚篇》。是商王盘庚告戒臣民的讲话记录。 颠越无遗：意指不要放过坏人。颠，狂。越，超出法度。无遗，消灭干净没有漏网的。 ③属镂：剑之名。 ④树：种植。 梓：一种落叶乔木，生长较快，古代多用来制器。 ⑤意指梓树成材可以制成棺材时，吴国就要灭亡了。 ⑥抉：挖。

34. 齐鲍氏弑齐悼公。吴王闻之，哭于军门外三日，乃从海上攻齐。齐人败吴，吴王乃引兵归。

35. 十三年，吴召鲁、卫之君会于橐皋。

36. 十四年春，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，欲霸中国以全周室^①。六月（戊）〔丙〕子，越王勾践伐吴^②。乙酉，越五千人与吴战。丙戌，虏吴太子友。丁亥，入吴。吴人告败于王夫差，夫差恶其闻也。或泄其语，吴王怒，斩七人于幕下，七月辛丑，吴王与晋定公争长^③。吴王曰：“于周室我为长^④。”晋定公曰：“于姬姓我为伯^⑤。”赵鞅怒，将伐吴，乃长晋定公。吴王已盟，与晋别，欲伐宋。太宰嚭曰：“可胜而不能居也。”乃引兵归国。国亡太子，内空，王居外久，士皆罢敝^⑥，于是乃使厚币以与越平。

①全：保。 ②《越王勾践世家》载此次伐吴，越国共出动军队四万九千人。 ③长：诸侯盟会时举行歃血仪式，第一个歃血的为长，即盟主。 ④周室祖先，在吴太伯一代兄弟四人，吴国祖先太伯是长子，晋国祖先季历是四子。因此夫差说应该吴为盟主。 ⑤伯（bà）：通“霸”，即诸侯盟主。 ⑥罢：通“疲”。

37. 十五年，齐田常杀简公。

38. 十八年，越益强。越王勾践^①率兵（使）〔复〕伐败吴师于

笠泽。楚灭陈。

39. 二十年，越王勾践复伐吴。二十一年，遂围吴。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，越败吴^①。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，予百家居之。吴王曰：“孤老矣，不能事君王也。吾悔不用子胥之言，自令陷此。”遂自刭死。越王灭吴，诛太宰嚭，以为不忠，而归。

①吴败后，曾向越王请求媾和，勾践欲许，范蠡谏，终于未答应吴国的请求。

40. 太史公曰：孔子言“太伯可谓至德矣，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^①”。余读《春秋》古文^②，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。延陵季子之仁心，慕义无穷，见微而知清浊^③。呜呼，又何其闲览博物君子也^④！

①无得：不能够。这里指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对太伯的颂赞。

②《春秋》：东周时代鲁国的一部编年史书。③清浊：喻指善恶、治乱、贤愚等对立的范畴。④闲览：见多识广。博物；博学多知。

〔译文〕

1. 吴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，季历王的哥哥。季历很贤明，而又有一位道德智慧很高的儿子昌，太王想要立季历而传位给昌。太伯、仲雍了解父亲的心意，因此两个人就一起逃到荆蛮，在身上刺纹彩，又剃除头发，以表示自己不可充当国君，来避让季历。季历果然继位，这就是王季，而昌后来也因而继位为文王。太伯逃奔到荆蛮以后，自号为句吴。荆蛮人崇敬他的义行，因而跟从归附他的有一千多家，拥立他为吴太伯。

2. 太伯去世，因为没有儿子，就由弟弟仲雍继位，这就是吴仲雍。仲雍去世，由儿子季简继位。季简去世，由儿子叔达继位。叔达去世，由儿子周章继位。这时周武王已经灭了殷朝，寻找太伯、仲雍的后代，找到周章。周章已经是吴的君王，因此就封他于吴。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于周室北边以前

的夏都遗址，这就是虞仲，位列诸侯之中。

3. 周章去世，由儿子熊遂继位。熊遂去世，由儿子柯相继位。柯相去世，由儿子强鸠夷继位。强鸠夷去世，由儿子余桥疑吾继位。余桥疑吾去世，由儿子柯卢继位。柯卢去世，由儿子周繇继位。周繇去世，由儿子屈羽继位。屈羽去世，由儿子夷吾继位。夷吾去世，由儿子禽处继位。禽处去世，由儿子转继位。转去世，由儿子颇高继位。颇高去世，由儿子句卑继位。这时晋献公消灭了周王室都城北面的虞公，以拓展晋国疆土伐虢。句卑去世，由儿子去齐继位。去齐去世，由儿子寿梦继位。寿梦即位以后，吴国国势开始日益强大，自称为王。

4. 从太伯建立吴国，传了五代，到武王战胜殷商，封他的后代为两个诸侯：一为虞国，在中原境内；一为吴国，在夷蛮地区。又传了十二代，晋国灭掉了中原地区的虞国。中原地区的虞国灭亡后，又传了两代，而在夷蛮地区的吴国逐渐兴盛。总计从太伯传到寿梦有十九代。

5. 吴王寿梦二年，楚国的逃亡大夫申公巫臣因为怨恨楚将子反，逃奔到晋国，又从晋国出使到吴国，教吴国作战驾车的技艺，又叫他儿子担任吴国礼宾长，吴国从此开始与中原地区往来。并且派兵去攻伐楚国。十六年，楚共王派兵攻伐吴国，直到衡山。

6. 二十五年，王寿梦去世。寿梦有四个儿子，大儿子叫诸樊，二儿子叫余祭，三儿子叫余昧，小儿子叫季札。季札很贤能，寿梦想要传位给他，季札廉让，认为不适宜。于是立长子诸樊，由他代理执行政务，掌管国家政权。

7. 吴王诸樊元年，诸樊服丧已经期满，让君位给季札，季札推辞道：“当年曹宣公去世的时候，诸侯和曹国人都认为曹国的新君曹成公杀了太子，而自立为王，不知守义，想要拥立子臧为国君，子臧就逃离曹国，以成全曹成公，君子认为他能保持节操。您是合法继承人，还有谁敢冒犯您？担任国君并非我在节义上所应行的事，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，愿意追附于子臧的节义。”吴国人坚持要拥立季札为国君，季札不得已，就抛弃了自己的家室，而去种田，吴国人才不强迫他继位。秋天，吴国派兵攻伐楚国，楚国打败了吴军。四年，晋平公即位。

8. 十三年，吴王诸樊去世，遗命将君位传给弟弟余祭，想要依次传位，一定要将国传给季札为止，以符合先王寿梦的意愿，而且赞美季札的高风亮节。他们兄弟都想要如此传国，按渐次把君位传给季札。季札被封于延陵，所以称号叫做延陵季子。

9. 吴王余祭三年，齐相庆封有罪，从齐国逃奔到吴国，吴国把朱方县封给庆封，作为他的奉邑，并把宗室之女嫁给他为妻，使得他比原来在齐国时还富裕。

10. 四年，吴国派遣季札出使鲁国。季札到了鲁国，请求观赏保存在鲁国的周天子礼乐。鲁国乐师便为他演唱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的诗章，季札听完之后评论说：“这些乐章很美啊！从这些诗章中可以看出周朝的教化已经奠定基础了，可惜的是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，然而它唱出了百姓勤劳而不怨愤的声音。”接着又为他演唱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的诗章，季札评论说：“这些乐章很美啊！章调深沉，情绪忧伤而不困惑。我听说卫康叔、武公有如此的德泽，那么这些大概是《卫风》乐曲吧？”又为他演唱《王风》的诗章，季札评论说：“这些乐章很美啊！虽有忧患之思，可是并没有恐惧之感，那么这些应该是周王室东迁以后的乐曲了吧？”又为他演唱《郑风》的诗章，季札评论说：“音节过于细弱，象征着郑国政令的苛细烦琐，说明人民无法忍受了。郑国大概要先灭亡吧？”又为他演唱《齐风》的诗章，季札评论说：“这些乐章很美啊！音节深远弘大，具有大国之风，象征着东海，这应该是姜太公的风范吧？可以看出齐国的前途实在不可限量啊！”又为他演唱《豳风》的诗章，季札评论说：“这些乐章很美啊！音节坦荡宽弘，象征着民情虽然欢乐愉悦，可是却能够有所节制，这些应该是周公东征时的乐曲了吧？”又为他演唱《秦风》的诗章，季札评论说：“这就是西方的音乐，能为西方之声，音节就能宏大，宏大到了极点，这些应该是周室旧地的音乐吧？”又为他演唱《魏风》的诗章，季札评论说：“这些乐章很美啊！宛转抑扬，象征着粗犷而柔美，简约而易行，如果能够以德教来辅政的话，就可以成为贤明的君王了。”又为他演唱《唐风》的诗章，季札评论说：“忧思深沉啊！这应该有陶唐氏的遗风了吧？否则，哪会如此的忧深思远呢！如果不是有美德之君的后代，谁能达到如此的地步呢！”又为他演唱《陈风》的诗章，季札评论说：“国家没有君主，这个国家还能传承久远吗？”从《邠风》以下的诗章，季札并没有给予评论。接着又继续为他演唱《小雅》的诗章，季札评论说：“这些乐章很美啊！有忧患之思，可是并没有叛离之意；虽然有怨恨之情，可是却不直言；这不象征着周德的衰微吗？但是还有先王遗民之见啊！”又为他演唱《大雅》的诗章，季札评论说：“音节宽宏和谐，表面上虽然曲折柔缓，可是其中却刚健强劲，这不正象征着文王的美德吗？”又为他演唱《颂》的诗章，季札评论说：“这些乐章美极了，音节虽然刚劲，可是并不倨傲；虽然柔婉曲折，可是并不卑